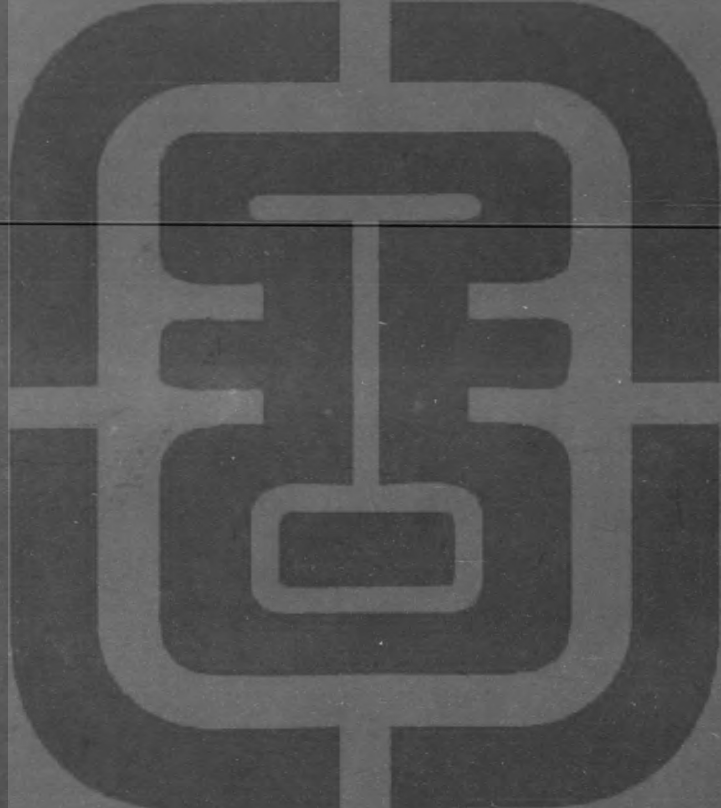


冊  
府  
元  
龜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一

總錄部 四十 知賢

傳曰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度哉若夫稟融卽之識洞幾神之表懷疑倫之鑒達語默之要固亦言必有中而物無遁形惟夫賢人之為德也居正而處厚安仁而守約直而不激和而不流進退之德宜言色之無失純粹中積而誠以待人洵美外彰而謙以行已秉彛而居簡敦信而由禮固其舉措之際淺深可觀品藻斯及淑慝以分至或識其名才知未達至終有所立見稱於時傳諸美談皆可以徵也已

臧孫紇魯大夫也襄公二十三年秋八月孟孫卒初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及孟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



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  
疾疾也常志相順從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疾猶美疾

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也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  
日矣

趙孟晉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為會

於宋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問於對曰

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

馨香德足副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尚上能歆神人歆神享也

其祭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

子木楚令尹魯襄公二十七年宋公享晉楚之大夫子木歸語

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鄭罕虎字子皮魯襄公三十年十月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

讓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為猶子皮曰虎師以

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治政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恤

子產為政及魯昭公三年晉會諸侯子平立子產子太叔相鄭

伯以會子產歸未至聞子皮死哭且曰吾已已猶無為為善矣

唯夫子知我

晏嬰字平仲齊大夫也魯昭公五年鄭罕虎如齊娶于子毛氏

自為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

政子產又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塗解佐駢贖之載歸

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  
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吾聞君子諄於不知已而

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綫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綫之中晏子於是延入馬  
上客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邾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問又顧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草蔓零露漙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無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回孔子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疑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体知其不愚

又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回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不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孔子謂顏回進益未止痛惜之甚

又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馬爾乎皆辭曰有澹臺滅明

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澹臺姓滅明名字儀子羽言其公且方儀

封人請見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

者見之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

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木鐸命夫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下

南宮适南宮适字敬叔魯大夫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羿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位

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皋多力俱不得其死然二子者皆能陸地行舟為地夏后少康所殺

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谷禹盡力於溝洫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



王適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

謙故不吝也德哉若人賤乎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

孟軻字子輿鄒人也魯欲使樂政子為政樂政子克魯君聞孟

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道德為之公孫丑曰樂政子強子曰

否多聞識乎曰否丑聞樂政子有此故問之所能然則奚為喜

而不寐何丑問無此三者曰其為人也好善浩生不害問曰樂政

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樂政子為何

謂善何謂信不害問善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克實

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謂神樂正子四之中二之下也

侯羸魏隱士也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

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

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

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大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

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往

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

其客諸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宇室賓客滿

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從騎皆竊屬侯生侯生視公

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席寫客

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固謂公子曰今日侯之為

公子亦足矣為一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往車騎自迎

羸於眾人廣座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

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魏齊亡間行念請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者畏秦猶豫未肯曰虞卿何如人也時羸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神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

魏公子無忌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

賣漿家

漿或作醪

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問所

在乃聞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

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博徒賣漿者游公

子妾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

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

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

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馬蓋其不足從游乃

漿為去夫人具以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原君門下聞之

半去原君婦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

留趙十年不歸

後漢馬援扶風人為伏波將軍初劉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



援與班彪並器重之

彪與京師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子藏器於身用心馬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器也

陳蕃汝南人位至三公時有黃憲字叔度同郡也蕃臨朝歡曰叔度若在吾不敢以先佩印綬矣

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鄉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履出迎接符乎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蔡邕字伯喈為中郎將桓彬卒邕等共論序其志魚以為彬有過人者四風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為祿絕高也辭隆從宓潔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又郭林宗率四方之士

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邕為其文既而謂涿

郡盧植曰無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林宗舉有

道不 應 喈又見王粲奇之曰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博物誌曰蔡邕有書

萬卷末年載教專與王粲亡後所與書粲悉入粲子孫

郭忝字林宗太原人舉有道不應行見茅容耕於野時與等軍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其奇異遂與共言因講寓宿旦容殺鷄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已草蔬與容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楊賜為太尉大將軍竇武辟陳寔為掾屬賜及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賜等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魏杜恕位至建威將軍張閔字子臺官至永寧太尉以簡質聞  
恕著家戒稱閔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  
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郭然自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  
可不富貴然而永世有高亮如子臺有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陳群為尚書僕射劉巴入蜀為尚書令卒群與丞相諸葛亮書  
問巴消息稱劉君子初敬重焉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官至少府丞劉智為潁川太守輅嘗謂人  
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之外殆  
白日欲寐矣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為侍中潘濬為聰察對問有機理粲見而  
貴異之由是知名

蜀秦宓字子勅官至大司農時任安與董扶但以學行齊名後  
丞相諸葛亮問宓以安所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

袁徽陳國人寄寓交州時許靖避兵至交州太守士燮原加敬  
待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林靖英才偉士智畧足以計事

自流宕以來與群士相隨每有患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  
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不能復三陳之耳諸  
葛亮為丞相初先至領荊州牧辟武陵人廖立為從事年未三  
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亮鎮荊州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  
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材當贊興世業  
者也

吳羊徽為始與太守鍾離牧字子幹為南海太守有異政徽與



太常滕喬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思部伍智勇分明如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

張統為會稽東部都尉孔融書曰虞仲翔仲翔字也前頗為論者所侵美為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

虞翻字仲翔為騎都尉初山陰丁覽太未徐陵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咸頭名覽子固字子賤翻與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魚遺薪斯之為懿其美優矣今德之後惟此君嘉耳

晉吳奮為河內太守郡人孫鑠少樂為縣吏奮以為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猶不與同坐奮大怒遂薦鑠於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右包辟為掾鑠將應

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騎襲包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為苞畫計苞賴獲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為當時所稱

張華為太子時陸機與弟雲俱入洛造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日伐吳之後利獲二俊

周浚為揚州刺史陸雲初入洛浚召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

周弼為御史中丞時裴頠引邾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吾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稽康為中散大夫時阮种弱冠有殊操為康所重康著養生論

所稱阮生即种也

山濤河內人官至僕射郭奕少有重名濤稱其高簡有稚量

王綏司徒戎之子也裴瓚字國寶楷子也特為綏所重每從其游戎謂綏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綏官至荊州刺史

衛瓘為尚書令見樂廣而竒之曰自昔諸賢既後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如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傅玄位至侍中初燉煌人索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別郡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玄及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郭奕太原人官至尚書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交奕高爽有識量

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奕初為野王令羊祐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咸郭大業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祐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王述太原人官至尚書令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真勵絕俗述稚敬重之

庾敳為東海王軍諮祭酒有重名為縉紳所推而聚歛積實談者機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敳更器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呵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劉頌廣陵人為廷尉同郡華譚素以才學為東土所推頌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有如此才也

張宣子新興人識達之士也同郡劉殷郡命五簿州辟從事皆



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祐召  
叅軍事皆以疾辭宣子勸設就徵設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  
也吾方希達如攘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  
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與所以辭齊大夫良以  
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  
子當為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  
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安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  
劉設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設至孝宜感兼才識  
超世此人終當遠遠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  
王母以孝聞奉設如君父焉

劉岱廣陽人也同郡霍原年十八觀大學行禮留習之貴游子  
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岱原  
之父友也將舉之未果而病焉臨終勅其子沉曰霍原慕道情  
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及沉為國大中正惠帝元康中進原  
為二品司徒不過沉乃上表理之詔下徒叅論中書鑒張華令  
陳準奏為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襄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  
郡以禮發遣皆不到

李喬為司徒華表苦節垂名李及司隸王寵等並歎美襄清澹  
退靜以為不可得貴賤而親踈也

王曠為侍中裴郤有器望元帝為安東將軍郤為長史曠典司  
馬越書曰裴郤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淹此下人士夫敬附  
之

賁嵩為司徒掾時同郡周顛少有重名嵩見顛歎曰汝顛固多  
奇士自領稚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  
伯仁顛字也

桓彝為散騎常侍初過江時晉國初建以王導為丞相軍諮祭  
酒彝朝廷微弱謂周顛曰吾以中州多故未此欲求全活而寡  
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  
管夷吾無復憂又曰褚裒字季野名冠中興彝見而目之曰李  
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謝安為太保雅重褚裒常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溫嶠為驃騎將軍嶠初至江左王導周顛謝琨庾亮桓溫等並  
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紀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

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嶠嘗謂謝琨子尚曰尊大  
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沉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  
王敦為荊州牧庾亮為散騎常侍時敦在無胡元帝使亮諸敦  
壽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  
遠矣元規亮字也

諸葛恢為內史時楊方好學有異才為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  
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  
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為之延譽恢嘗  
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以示賀循循報書曰此  
子開校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圍偉不如此其文甚有奇  
分若出其骨髓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郡邪聞處舊黨



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固弊  
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時苗  
鹵田之善秀安箕已良且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  
下才為世英位為胡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  
招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足下志隆此荼二賢之功不  
為唯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為掾轉東安太守遷  
司徒叅軍事方任都邑縉紳咸厚遇之

周顛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王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竒  
年三十嘗謁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啗之  
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辨贍以骨鯁稱又桓彝茂倫為顛所重  
顛常歎曰茂倫歎寄歷落可笑也顛官官至護軍將軍褚裒為

征北將軍以羲興太守荀羨為長史既到裒謂佐史曰荀生有  
逸群之氣將軍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

盧諶為司空劉琨從侍中郎楊裕字士論為慕容既大將軍左  
司馬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  
言義烈如楊士倫者實亦幾既死甚悼之

萬寵為臨安令郭文廣達不仕既甚病寵迎置縣中及其卒寵  
葬之於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廋闡并為作傳贊頌其美云

王澄字子平為軍諮祭酒謝鯤為王敦大將軍長史澄在敦坐  
見鯤談話無倦惟歎謝長可與言都不巧敦其為人所慕如此  
桓温為大司馬錄尚書事王猛字景畧隱于華陰懷佐時之志  
温入閔猛被褐而請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

溫察而異之

宋沈懷文為隨王誕府主簿謝莊為諮議參軍特江智淵為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懷文及莊並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盡者其江智淵乎

南濟殷冲初仕宋為吳興時張岱為水部郎出補東遷令冲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周顥為中書郎吳郡錢塘栖少為同郡張融所知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侍之顥與栖父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清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之有也

梁范述曾仕齊為永嘉太守時蕭景為永寧令曾述居郡號稱

廉平雅服景為政乃傍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任昉字彥昇位至新安太守劉孝綽為著作佐郎為歸沐詩以贈昉昉報章曰彼美咨陽子投我懷秋作詎位老至嗟人徒深

老夫託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謝舉傳云此詩昉贈舉

劉瓛為會稽府丞賀瑒祖道力善三禮瑒少傳家業瓛見瑒深器異幹之嘗與漢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後來當為儒者宗

范雲為侍中時孔休源初到寓於宗人少府鄉孔登以祠事入廟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既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同載還家



沈約為尚書令當朝貴顯軒蓋盈門時孔休到京或時後來必  
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畧之義其為通人所推如此又王筠自  
元禮為殿中郎約每見筠咨嗟吟咏以為不逮也嘗謂筠曰昔  
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  
不敏請附斯言自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  
不謂疲慕逢於君

後謂郭祚字季佑官至雍州刺史嘗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  
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公非  
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將來之津梁也

賈禎為洛陽令陸晞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禎其兄弟歎  
曰僕以年老更覩雙壁

陸蕙蔚為黃門郎陸晞與弟恭之共候蕙蔚意二陸復在坐隅  
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

汜潜墩煌人胡叟少孤言及父母則淚下春秋當祭之前先求  
旨酒美饍盡孝思之敬潜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河東裴  
定等謂潜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常也潜曰我  
常給祭者以其常於孝思論者以潜為君子

隋祖孝徵為侍中初李德林器量深沉時人未能測惟任城王  
湝趙彥深魏收陸印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北齊武王  
初為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三年孝徵入為侍中尚書左  
僕射趙彥深出為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為孝徵所待遇者同德  
林云是彥深黨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縫衣我常恨

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不宜妄說  
楊素字處道位至太子太師楊達為上開府達為人弘厚有局  
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貞兼君子之心者惟楊達耳  
薛道衡為吏部侍郎時李文博為羽騎尉時為道衡所知常令  
在廳事惟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抄撰記  
錄如選用踈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與莫不忻然從之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二

總錄部 四十二

慕賢

思賢

慕賢

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語曰見賢思齊焉蓋夫立志之士抗  
心希古緬慕前哲踵武時彥所以厲自訟之操申樂與之念見  
於行事跂而及之知其為人進吾往也斯皆崇德康業修身踐  
言瞻之在前猶恐不及者也至於降心屈體從游請益冒涉危  
難樂聞道義形於咏歌著之繪素不憚行後期揖符采遠撫風  
尚以自字倫擬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斯之謂與

趙文子晉大夫與叔譽觀手九原

叔譽叔向也晉羊文子曰死  
大夫之孫名肸



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作起叔譽曰其揚處父乎陽處父襄公文太傳

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而專已為孤

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為峙其勇犯平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

也謂及河授壁詐請亡要君以利是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

不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李晉人謂文子知人

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

孔子之所嚴事於見周老子於衛遽伯玉外寬而內直字娛於

人之善存亡汲汲也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君擇

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於魯孟公綽教稱臧文柳下惠恭

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於魯孟公綽教稱臧文柳下惠恭

慈仁允德圖約義貨去怨蓋下惠之行也銅錕伯華介山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商賢大夫好述直事我若老彭但述

之耳溥于髡者齊之賢婿也事齊威王髡博文強記學無所主

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

漢袁盎景帝時為太常與大將軍竇嬰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

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曰數百乘

汲黯為主爵都尉好遊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

慕傳伯袁盎之為人

鄭當時為太子舍人其慕長者如恐不稱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

薄然其知友皆太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少時名大子既學慕藺如相之

為人也更召相如藺相如義而有勇故退慕之終文園令

司馬遷為太史令嘗曰晏子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進忠

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之為執鞭所忻慕焉又曰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讀孔氏  
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  
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

後漢張純為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跡務於無為

屠申剛扶風茂陵人也質性剛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為大  
中大夫病去卒於家

侯霸字君房為大司徒時京兆王丹隱居養志資性方潔建武  
中徵丹為太子太傅霸欲與交友及被徵霸遣子昱候於道昱  
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  
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漢末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咏  
詩曰彈琴以自娛仰慕前後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  
頌

鄧騭為貢中郎將當朝貴盛聞侍中張霸名行欲與為交霸遂  
迎不答

馮翊字世威 世之後為司徒李邵門人常慕周伯况閔仲叔  
之為人後隱處山澤不應徵辟

荀爽字慈明少時常就謁李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  
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爽後位至司空

張楷字公超蜀郡成都人侍中霸之子也通嚴氏春秋古文尚  
書門徒常伯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皆造門焉車馬填街徒



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以候過客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徒避之建和三年下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疾篤不行崔援為濟北相李固為太山太守美援文雅奉書禮叙慇懃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為萊蕪令不到官後太傅司空府馬寔字伯騫所欲友接負笈荷擔不遠萬里王暢未任時寔慕其高名徃候之

郭忝字林宗太原介休也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蘆前而去衆怯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穉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嘗於陳梁間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

泰別書曰泰名顯生

爭歸之載林宗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刺常盈車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名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瞻則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用舉常相謂曰時日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憲初舉孝廉又辟公竟無所受天下號曰徵君

陳寔為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為叅軍以老病遂不屈節寔之亡也司空

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削總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寔亡天下致吊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總麻者以百數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少以篤行稱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暮九辟公府徵為廷尉正傳亡林慮長皆不就及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

袁韶字太初汝南汝陽人何顥與陳蕃善李膺善蕃膺之敗遂為宦官所陷顥為改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英傑有聲荆豫之域紹慕之私與往來及黨錮解顥辟司空府

魏邴原北海人黃中起將家屬至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為司空掾原至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詰原者數百人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性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卒於東平相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累以安軍蒲東帛加璧徵不起卒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加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田豫漁陽人為衛尉遜位拜大中大夫罷官歸居魏縣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豈可葬於其邊乎豫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吳曹嵩鄆人為滎陽令東海相趙咨之官道經滎陽嵩咨之



故孝廉也迎路謁侯咨不為留焉送至亭次望空不及謂王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謂咨畢辭歸家

晉傳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至元庸中為司隸校尉卒和嶠字長與汝南西平人也少有風格有雅重稱常慕其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從重有盈名於世起家為太子舍人

劉疇字王喬位司徒左長史尋為閭罪所教司空蔡謨每歎

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王匡字孝孫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初為護軍府軍士

胡毋輔之與瑯琊王澄北地傳暢中山劉與潁川荀還河東裴遂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皆所及不敢輔之等齋羊酒請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匡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匡炙羊酒飲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長假因免為兵

嵇紹為侍中及遇害門人故吏思慕遺更行服慕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常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以之為已亞遂為友善內總心膂外為爪牙尋用為成都內史

王導為司徒以帑藏空竭庫下惟有練布數千端鬻之不售而

國用不給道惠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  
服之練遂湧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  
阮脩字宣子常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獻錢為婚皆名  
士也時慕之者求人錢而不得後為太傅行參軍洗馬

謝安字人石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過江為太保專朝政鄉人有  
罷中宿縣者還諸問安其婦資答子曰有蒲葵五萬扇安乃取  
其中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  
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敷之

孫晷字文慶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濟陽江惇少  
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談宴結歡  
而別司空何克為揚州擬晷為主簿

郝超為司徒左長史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  
為衆所宗貴如此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仕後秦姚萇為左僕射緯性剛簡清亮  
慕張子布之為人宋王引為太保凡動施為及書翰義體後人  
皆依放之謂王太保家法

劉湛字弘任南陽平陽人也少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琰之為  
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二子曰琰字季珪湛後為丹陽尹光  
祿大夫

謝靈運為瑯琊王大司馬行參軍襲封康樂公性奢華車服鮮  
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劉凝之字志安南郡友江人少慕老萊嚴子陵為人立居野外



州里重其德三禮辟不就

王引之字方平琅琊臨沂人也有高尚之操識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引之初為衛軍參軍後解職家會稽上虞及卒顏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引之字嵩生曰家君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毫翰所應載述沉僕託慕未風竊以叔德為事但以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

袁粲陳郡夏陽人為司徒中書鑒初名幼慕荀奉倩之為人白孝武求改名為粲不許至後言於明帝及改為粲字景倩南齊何戢字慧景廬江人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類時人乎為小褚公為左將軍吳興太守卒

柳世隆河東人少有風器當時名士張緒王延之沈瑒之徒雅

相欽慕以為君子之交為光祿大夫侍中卒

徐伯珍東陽太末人也於蒙山立精舍講授宋明帝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此魯參

王寂僧虔子也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挹為祕書郎卒

周顥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每賓友會同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轉國子博士故大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辨

宗測隱居廬山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操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禮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笥席須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水滌寺絕賓友惟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

子隆至遣別駕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禮隔何以及此竟不答

劉璉為武陵王畢叅軍行至吳璉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並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充之萌盡矣

梁肅督為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為人因書於壁以自玩

王騫字思寂性凝簡慕樂廣為人未嘗言人之短不事產業有石壁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供佃之常為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後為度及尚書卒

王筠初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遂

廷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

陸機曾為殿中郎後為平原內史王文度王坦之字

文度獨步江南吾得化蹤昔人何所多恨乃忻然就職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在齊為諸王侍讀奉朝請後辭祿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深慕張良之為人云古賢莫比

沈顛字處點吳興武康人也顛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屢徵南陽否右常侍太子舍人皆不起

馮道根字丘基湘陽人也微時不學既貴初讀書自謂少文慕周勃之器量累遷左右上將軍

後魏傳永為平東將軍常登北印於平坦處舊稍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



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

崔承宗齊州人其父事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為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對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庶死之情矣於是吊贈盡禮如舊相識北齊司馬膺之字仲慶好讀太玄經注楊推蜀都賦每云吾欲與楊子雲周旋河清末為光祿大夫

盧叔武范陽涿人也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為人徵太子中庶子不起

後周裴寬字長河東聞喜人也銀青光祿大夫靜慮子也親沒撫諸弟以篤孝聞榮陽鄭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厚時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處遊寬官至

涿州刺史

于謹封燕公時驃騎大將軍開封儀同三司唐瑛賜姓字文氏謹勲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瑛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為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更賜瑛姓萬紐于氏謹乃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瑾為朝望所宗如此

楊敷字文衍華山公寬之子也少有志操重然諾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之事慨然思慕之官至汾州刺史

韋叟高尚不仕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索聞叟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叟談譚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叟至賓館叟不待赴弘正乃贈語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時

所欽挹如此

隋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初以弋獵為事中便折節讀書常慕傳介子班仲叔之為人大業中桂州道行軍總管

唐崔敦禮雍州咸陽人少涉文史重節義常慕蘇子卿之為人顯慶初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李綱觀州蓆人也初名瓊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字文紀卒為太子少師

楊師道為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洩內事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才言溫室之樹每欽餘風

潘好禮初為鹿城縣主簿則天朝徐有功為地官員外郎好禮深慕其為人因著論焉

陸象先為工部尚書象先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克皇太子侍讀賀知章族姑子也知章性放曠善諧譎當時賢達皆仰慕之象先與知章特相友善象先謂人曰賀兄言論情態真可謂風之流士吾與子弟離濶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季進大僕少卿暈樂善愛才慕當時名士與之結交裴冕為左僕射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竊其貨謂曰僕射樣也後唐宰相李愚少慕冕之為人故初名冕平

### 思賢

詩有彼留之嗟語有則亡之感故知賢者既往追思是深乃有服其善言念其婉盡失師律以追律不聞過而增歎以至經舊遊而慟哭瞻高壠而盡哀乃知擅其風流必加欽慕維年紀寢



遠而聲猷益彰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趙簡子晉大夫劉文公會諸侯大夫伐楚反自召陵鄭子太叔

未至而卒簡子為之臨喪甚哀曰黃公之會在魯昭公二十五年夫子語

我九言曰吾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以能

無復怨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曰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又簡子有臣

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

周舍對曰願為愕愕之臣墨筆操案從君之遊而日有記也月

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

周舍死簡子復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

夫皆出曰臣有罪而不自知已簡子曰大夫無罪昔者吾友周

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唯諾不如直士之愕

愕昔者紂王默然而亡武王愕愕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

聞過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孔子哭顏淵慟過也慟哀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不自知已非夫

人之為慟而誰為又曰噫噫傷慟天喪予天喪予夫喪予者若

之者痛惜之意

叔向晉大夫也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此其父之死吾幾

之與比而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終之夫子始之無

不可無不可言皆從

後漢梁鴻友人高恢字伯達少好老子隱華陰人及鴻東遊思

恢作詩

田豐字元皓為袁紹別駕天安環保權畧多奇紹軍之敗也分

士奔北徒衆畧盡將軍皆撫膝而泣曰向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

蜀諸葛亮為丞相先主將東征吳以復關羽之恥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往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必不傾危矣

賴充荊州人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天亮甚惜之與劄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充掾屬喪楊顛為朝中損益多矣

楊顛為諸葛亮東晉屬典舉顛死亮泣三日

蔣琬為大將軍問張林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鄙乎其見重如此

王謀字元泰漢嘉人也自容止

操行先主以謀為少府

晉羊曇太山人知名士也為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州里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輟至州門曰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不已以為策扣扇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

孫惠為大將軍參軍陸機及弟雲雲弟耽為成都王所害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閣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雋望豈悲一人

謝鯤為王敦長史時衛玠卒葬於南昌鯤哭慟人問日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

王衍為領軍阮柯為長史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遠存心經緯博學洽聞及卒衍哭之甚慟何克為吏部尚書咸康六年司空庾



亮薨及葬克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劉惔為丹陽尹雅善言理簡文初作相與王蒙並為談客蒙卒臨殯惔以犀把塵尾置棺中因慟哭久之

孫綽字興公善屬文有高尚之志丹陽尹劉惔卒惔字真卿綽之諫

云居官無官之事處事無事之心時人以為名言後綽嘗詣褚

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真常生

平何嘗相此數而卿今日作此而向人邪其為名流所敬重如

此

桓玄聞王珣卒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清爽悟經史明徹同

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訪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

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之

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棄以壽終殆

無所哀但情發去來置之未易耳

宋顏竣為湘東王師時會稽太守張暢卒官顏竣表世祖曰張

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早樹風範問悽愴深切常懷

梁殷芸陳郡人也累遷祕書監任昉好獎進士友延譽者率多

升擢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居也及卒芸與建安太

守劉溉言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為士

友所如此

劉之遴為南郡太守劉顥為邵陵王長史及卒之遴啓皇太子

曰常聞夷叔柳下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不

朽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沒世而名不稱者可謂長歎息孰

過於斯竊痛沛國劉顥耽讀藝文聰明特達令棺郢都魂歸上國下宅有曰須錫墓板略撰其事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眷藻其誅皆以慰幽魂乃命為誌銘

後魏蘇湛中書侍郎姜儉從母兄也儉為蕭寶夤雍州從事實夤及敗儉為城人所殺湛每謂人曰以姜儉才志堪致富貴惜其不遇命也如何

李神雋為儀同路法常幼而脩立為郡功曹早卒神雋與之有每云諸路前輩中有法常足為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知也

隋楊素字處道高祖時為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柳弘卒於官相楊素誅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

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快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所痛惜如此

唐房玄齡魏徵俱為相美並戴胃才用俱與之親善及胃卒後嘗見其遊處之地數為之流涕

宋璟為相魏知古為工部尚書卒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者其魏公乎

周馮道為相初漢劉審交為汝州刺史卒道聞之曰予嘗為劉汝州僚佐知為人廉平慈善無害之長也判遼磁治陳襄青皆稱其廉平允不顯殊尤理法也又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徒役不能息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者於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



以不行鞭朴不行刻剝不因公以徇不害物以利己確然行長  
史之事薄罰宥過節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凡從事於斯  
者孰不能乎但前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愛慕之天  
下戎馬之後四方凶盜之餘杼軸空而賦歛繁人民稀而食廩  
匱謂之康泰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  
無辜知民是邦本政是民命和平寬易即劉君之政安足稱邪  
復何患不致於令名哉道仍為著哭詞六章鐫於墓碑之餘焉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二

新邦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三

總錄部

長者

仲尼有言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皆長者之謂歟然則納言敏行寬柔溫豫篤誠心而待物  
守不欺而無貳致美於它人處衆之所惡斯蓋急病讓夷薰心  
濡耳先民之攸重禮經之為貴也至有臨難無苟免觀過以知  
仁御下以至寬誨盜以歸善州里率德而咸服政教不嚴而自  
治使民無爭而怨益亡信為天地之紀有道之極致耳

漢田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之長者乎  
對曰臣何足以知之帝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

孟舒長者也

直不疑為郎中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

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

盜疑其

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歸者至而

歸亡金亡金郎大慙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惟恐人知之其為吏迹也不好名稱為長者

張敞為御史大夫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剽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

後漢趙孝以父任為郎其父晉王莽時為田禾將軍孝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有以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亭長不肯納因問曰聞田大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卓茂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為茂問曰子止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羊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惟不好事如此

甄宇建武中為博士每臘詔書送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餉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猶是不復有訟爭後石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牖之

寇恂經明行修重名朝廷時稱其長者有宰相器位執金吾梁鴻扶風平陵人也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



欲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隣家耆老見鴻非常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承梁鴻不受而去

周嘉汝南人仕郡主簿太守何敞討賊為賊所為嘉號泣請以死贖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非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

陳重舉孝廉為郎有同署郎負其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厚辭謝之重曰非之為將有同姓者名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綉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綉以償之後歸寧者歸以綉

還主其事乃劉寵為太尉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而去以時人稱其長者

劉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產畜辱敦甚焉故言懼其死寬嘗行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頌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張其不

校校者也論語曰魯位太尉

陳寔潁川人也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其非人懷敬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

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郎士大夫送至倫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自署此間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明謂善則稱君過則歸己者也寔故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建寧中歲荒民強有盜夜入其堂止於梁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止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恣自扶於地稽顙顙歸寔罪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牧採又見倫劉耒者

恭念其愧因狀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佐侍中騎都尉

劉虞在鄉里時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類因以為是

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位太尉

姜服彭城廣戚人也嘗遇盜但掠奔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無衣服怪問其故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掠胸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高鳳南陽葉人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柰何棄之於是爭者感懷投兵謝罪戴封遇賊財物悉索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知諸君之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位太常



承宮邳邠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黍禾臨熟人就認之宮便付與而去由是發名位侍中祭酒

公沙穆北海膠東人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畜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乃不受而去任至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為護羌校尉坐討羌無功輪作左校吏人守闕訟殿以千數朝廷知段為郭開所誣詔問其狀段但謝罪不敢言在京師稱為長者

滕延為京北戶有理名世稱為長者

高順為呂布將布後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兵續所領兵順亦終無限意

魏管寧北海朱虛人鄰有牛暴寧田者牛着涼處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怒若犯嚴刑

吳陸遜為大將軍屯兵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在取人民愁擾所在遜後諸都言次稱式佳吏文帝曰式曰君而君薦何也遜對曰式音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德不可也帝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君求興躬自墾田種稻歸為縣長聞之居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長曰君慕承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不可得獲公憲而之

居耶牧曰此是郡弊緣君意顧故來斲住今以少楮而殺此民何以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繫民民慙惧率妻子春所取楮得六十斛連送還牧閉門不受民輪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

晉庾純與荀攸俱大將軍所辟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攸以為愧恨後純坐事免復為散騎常侍攸奏純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奏攸以私議貶奪公論誣罔朝廷攸坐免官攸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免之時人稱純通恕

阮裕嘗以人不須學止應以禮讀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宗焉在剡魯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何以車為遂命聞

之位東陽太守

鄧攸既陷石勒長史張賓先薦之勒頗禮焉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猶攸與胡鄰較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歸散發溫酒為辭勒散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詣胡莫不歎息宗敬之位右僕射

王延西河人也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也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桑虞魏郡黎陽人有園在宅數百里瓜果如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踰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謝罪



虞乃歎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  
虞默無言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鴨都是狐狸  
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山家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投  
之不顧位寧湘將軍

周訪字士達漢末避地注南因家廬江尋陽鄉人盜訪牛於家  
間殺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庾亮為征西將軍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  
之亮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里所重常推誠行己有節  
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為長  
者官至太司農卒

郭文隱居餘杭大辟山採竹葉木質蓋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  
亦即與之後人識文隱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  
遺取其麁者示不道而已有猛獸殺大鹿於庵側文語人人取  
賣之所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  
故也聞者皆嗟歎之

范喬陳留縣外黃人字伯孫高尚不仕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  
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任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  
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為其通物善皆此類也外黃令高  
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而名諱未  
嘗經於官曹士之貫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  
身不穢為物所歎服如此

孫畧吳國富春人時年飢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畧見而避之  
須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

郭翻字長翔少有志操辟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  
世事惟以漁釣儼為事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  
主然後乃作稻將熟府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  
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儼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送之徒  
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更與之而不取直不告姓名由  
是士庶咸敬焉翻嘗墜刃於水路人有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  
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為天地取  
鬼神矣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沉刃於水路人恨焉乃復沉  
刃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刃價與之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志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  
藝為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水下太慙以犢還冲  
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  
不復為暴位太子充庶子

宋謝弘微口不言人矩長而兄曜好臧否人物曜每言論弘常  
以他語亂之位侍中

謝方明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為牧守承代前人不易其政  
必且收者則以漸移變使兄迺可弄

郭原平有至行為鄉里所推每出賣物人問幾錢裁言其半如  
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歸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  
價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居宅下溫造宅為溝以通於水宅土種



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平原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採筍置籬外鄰里慙愧無敢取者又嘗於城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過有相聞者為吏所錄聞者逃散惟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識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請救然後得免位會稽太守

沈道慶吳興人居石山一下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逃隱待竊者去乃出人又收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借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敢受道慶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招拾自資同揭者或爭穰道慶謙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而後每輒云勿令居士知之

吳國義興人也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劉凝之字安隱南郡牧江人嘗為封里所誣一年三輪公調有認其所著履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覓親者備之此人後於田

中得所失履乃送還不肯復取

臣欽若等曰凝之宋書梁書皆有傳

南齊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嘗行路隣人認莫所著履麟士曰是卿履邪即跣而反隣人得履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之

韓係伯襄陽人也襄陽士俗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

梁主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處以末門風多寬恕志尤淳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憶賣之志之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敬和時人好馬糞諸王為長者位散騎常侍裴子野遷廷尉止時三官通署獄牌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久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答而笑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

明山賓性篤寔家中嘗用貨所乘牛既售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元容不相語買既退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位侍中

何點廬江潛人也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

庾詵新野人也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石我百五十石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范元琰吳郡錢塘人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惟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去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告問盜者為誰荅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屑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笋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切

蔡凝自中書侍郎任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緝中書



辭字謂賓客曰庶來無勞不亦可乎

後魏高允為尚書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平十年四月有事西郊詔以御車馬迎允就郊祈板殿觀驢馬忽驚奔車覆傷肩三處孝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問相望司駕將重處坐允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允持曾雪中遇大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輒

李孝伯常引網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柳折及見太武言其所長不隱人性名以為己善故衣冠之士復服其雅正位秦川刺史

崔光韶其家資產皆弟光伯所營光伯亡悉聞其契河間刑子才曾貸數万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

位太傅詔議參軍

刑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為時人所愛敬位尚書令

李元忠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免債鄉人甚敬之孝莊時盜賊益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戎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足元忠惟受一疋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捨避位驃騎大將軍爾朱代勤為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郊民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乃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認加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

宇文測為駙馬都尉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盜之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

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

趙琰字叔起初符氏亂琰為乳母携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  
色養飪熟之節必親調之呈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  
切責勅留輕批嘗送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偶得一羊行三  
十里而琰知之令還於本處人買羖月得剩利六百即令送還  
刃主刃主高人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後為淮南王府長史  
北齊崔暹為吏部郎主議麟趾格暹親遇隆好篤人士言邢邵  
宜任府僚可以兼管機密宣武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  
邵遂毀暹武不悅謂暹曰知說子才之長子才

言御短

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矩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嫌

元文遙後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有地十頃與物無競仕齊為  
侍中魏之將季孫姓被侮有人自邾侵奪文遙即以與之及貴  
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  
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

後周孟信魏末為趙平太守及去官居貧無食性有一老牛其  
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任在所信適從  
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使  
發君不須買之伏其兄子買牛人嗟異良去又呼信曰孟公但  
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文帝帳下人也  
文帝深歎異焉

趙軌為衛王爽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馬逸入田中  
暴人禾軌駐馬待明於是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



不改操

隋盧昌衡嘗至浚儀所乘馬為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議求  
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闕常理此豈人情君何謝也  
拒而不受性寬厚皆此類也位儀同三司

張文詡為博士仁壽末學廢策杖而歸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  
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  
令持去經數年盜者鄉人論之始為遠近所悉隣家築墻心有  
不直文詡因毀舊墻以應之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善禁文詡  
令禁之遂為刀所傷至於頓伏扶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  
之因謂其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數也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隋有天下畢志不仕有牛犯其田者士謙

牽置涼處詞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剛其禾黍者默而避其家僮  
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因祈至義無相責遽令放之  
元稹字孝整為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俗者而  
執之稹察其色寬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受金縱賊帝遣使  
窮治之使者簿責稹曰何故利舍金舍盜也稹便即引咎初無  
異詞使者與稹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帝謂稹  
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謂也對曰  
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為人所謗不付法  
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刑法不持文書約束  
至今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  
賂使者將復何所窮究然則縲紲橫文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

誣帝歎異之稱為長者

唐楊再思鄭州武原人也少舉明經授玄武尉克使詣京師止於客舍會盜竊其囊裝再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若貧賈至此無行速去勿聲恐為它人所擒幸留公文餘財盡以仰遺盜賚去再思初不告其事假貸以歸

王文貞口不言過時論以為真君子後特授太子中書舍人員外置

源乾曜玄宗時為京兆尹乃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實簡不嚴而理常有禽台鷹因縱逸遂失所在帝令京兆切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挂於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常理主上神明當不以此實罪必其獲戾吾自當

之不須懼也遂入自請失言之罪帝一切不問衆咸伏乾曜臨事不懼而能引過在己也尹京三年政令如一

孔述睿為祕書監史館修撰時令孤垣亦克修撰與述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迷睿皆讓之竟不與爭時人稱為長者

杜黃裳惟雅淡寬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位平章事

任迪簡為天德軍使李景畧判官性厚重常有君宴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知誤以景畧法嚴慮坐主酒者罪乃勉飲盡之而偽容其過以酒薄白景畧請換之於是軍中皆感悅

錢徽為禮部侍郎長慶元年知貢舉於進士鄭明等又覆落郎等士人貶徽為江州刺史先是宰臣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懇言進士楊子渾周漢賓二人於徽繼以私書又徽貶有諷徽令



盡獻文昌李紳等私書帝必開悟者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  
一致修身慎行豈以私書相證邪命子弟焚之時議以為君子  
後唐王正言為魏州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仍舊職任  
小心端慎與無物兢嘗為同職司空祈凌正言降心下之  
晉崔暉屬詞頗工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即焚其藁懼泄  
人之假乎位太子賓客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四

總錄部 四十四

知禮 家法 矜嚴

知禮

夫衣冠中而動作慎有方之士也是故君子以禮自防擇地而  
蹈着誠而去偽別嫌而明微如衡誠懸豈輕重之或爽猶水在  
器故方圓而有準處閨門則宗族序在朝廷則君臣正祇庸之  
德於是乎生殆辱之尤無自而信哉釋曰增美安上治民捨禮  
何以哉

石祁子衛大夫駘仲之子也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  
以為後者莫適也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潔則五人者皆沐浴佩

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者不沐浴佩玉如禮正具石

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

季武子魯大夫武子成寢武子魯公子季杜氏之葬而西階之

下請葬合馬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

以來未改有之也自見夷人冢墓以為宅設文遇吾許其大而大許其細何居

命之哭記之者善具又奪人之思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羸博之間

季子名禮讓國居延陵因號為春秋傳謂延州來羸傳齊北今泰山縣是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

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吊其坎深不至於泉怒死其歛

以特服以行時之服不改舊制節既葬而封廣輪揜坎深不其高可隱也亦

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乎既封左祖右還其封且號曰者三日節

骨內歸復于士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還圖也號哭月而遂

行也行去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陳尊己魯人乾昔之子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尊命己曰如我

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三婢子爽我婢子妾也乾西死其子曰以殉

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善尊己不陷父於不義

孔子在衛大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葬乎足乎為法矣

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尔也曰其往也姑慕其反也如疑

慕謂小兒戀父母啼呼者哀親之使如不欲還然也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小子識

之吾未之能行也哀戚本也祭禮末也

仲由字子路為季氏宰宰治邑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

燭謂舊時也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以其有跛倚以臨



祭其為不敬大矣徧任而跛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

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室事祭時孔子聞之曰誰謂

由也而不知禮乎多甚知禮曾參武城人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曾子曰爾將

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為不可祭曰反哭於爾次次舍禮

館人使專之曾子北面而吊馬曾子寢疾病病謂疾樂正子春

坐於床下子春曾曾元曾坐於足曾申曾童子隅坐而執燭

隅坐不與童子曰華而悅大夫之簣華盡也簣謂牀弟也說

成人者並童子曰華而悅大夫之簣者以悅為節曰字或

為子春曰止以病困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僊曰華而悅大

夫之簣與曾子然斯季孫之賜也戎未能易也元起易簣未之

能易已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羊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

之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為卿曾子曰爾之愛戎

也不如彼彼童子也君子愛之人也以德成己細人之愛人也以姑

息息猶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死舉持而

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命雖困

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也吊於負夏負夏主人既祖填池祖謂

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管為奠微介之誤推柩而久之

也奠徹謂奠徹遣設祖奠反於載處榮曾降婦人而後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

子予欲便始降婦人而後行禮人辟文復升堂矣柩無反而

反之而又降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惟曾子夫祖者旦也且未

辭旦何為而不可以反宿也給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疑曾

子游曰飯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建葬

於墓所以退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反曾子曰多乎矣予



出祖言善子游曾子襲喪而吊子游揚喪而吊曾子指子游而

示人曰夫人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具揚喪而吊也曾子蓋知

大夫猶言此丈夫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喪帶

經而入於主人變乃變曾子曰我過矣夫夫是也服且善子游

矣

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孔子之喪有自然來觀者舍於子夏

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予何觀焉與反昔者

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封築土為堂形見若坊者

矣坊形旁殺見若覆夏屋者矣覆謂茨九也夏屋今之見若斧

者矣斧形旁殺從若斧者焉孔子以為刃上難烏鬣封之謂也

俗閭今百所三斬板而已封蓋廣一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

廣哀未聞也詩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

孔伋字子思魯人孔之孫也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伯魚之子

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

諸柳若衛人也是子思欲為嫁母服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

有其禮無其財君子不行也謂時可行而財有其禮有其財無

其時君子不行也謂財足以備禮吾何慎哉行則行無所疑也

喪之禮如子贈襚之曾子謂子思曰仍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

入於口者七日言已以疾病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

而就之不至者馬跂而反之故君子之執親喪也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杖而後能趨為曾子言難

孫子魯人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勿哭薪固大夫

之禮陳莊子齊大



夫陳常之繆公召孫子而問焉孫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

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以其不外交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

欲勿哭焉得而弗哭言時君弱臣強政在且臣聞之哭有三道

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以權勸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子孫

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孫氏

漢石奮為中大夫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馬路馬夫子路車

之馬式謂抗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嘗有疾梁松友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

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婚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

大人柰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記曰見友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云曰敬友同志如事父也

張湛為左馮翊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

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父母之國所以進禮可謂輕哉

吳虞聳為何間太守疾俗喪祭無度弟昂卒祭以少牢酒飭而

已黨時旅黨並遵行之

宋王引晉未為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父珣卒未免喪後將軍

元顛以為諮議參軍加達威將軍知記室事固辭不就道子復

以為諮議參軍加達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外多難喪者皆

不終哀惟孔固執得免

南齊殷督字文子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督解義有口才司

吞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盲為虛故不足降此盲為實彌

不可聞

梁謝朓初仕 為衛將軍長史明帝嘗勅朓與謝鳳子起宗從  
鳳在門外入二人俱至起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朓  
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兩稱之以北王尊王陽

後魏李諧為給事黃門侍郎遭母憂還鄉里徵為素尹將軍如  
故以禫制未終表辭朝議亦以為優仍許讓

唐王珪為侍郎中子敬直上帝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姑舅之  
儀自王姬下降北事多略珪曰此禮之廢由來久矣今陛下欽  
明動循法制吾愛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  
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筭行與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  
之自是公主有姑舅者備婦禮自珪始也

李大亮為長安副留守遇疾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  
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而卒

苗晉卿上黨壺關人為魏郡太守河北采訪使會入計國陳表  
請歸鄉里既至壺關望縣門而步小吏進曰太守位高德重不  
宜自輕晉卿曰下公門軼路馬况父母之國所以尊敬汝何言  
哉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去

崔退為建州刺史興元元年詔徵至藍田自以源休之甥休與  
朱泚作亂上疏請罪不敢赴闕帝以為禮優詔慰勉拜吏部郎  
中

後唐宋令詢不知何許人也事閔帝藩邸知書樂善動皆有禮  
晉張礪初仕後唐為翰林學士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



侍先人左右類亦敬奉諸幼子以祖母呼之及卒礪凝其事詢於同寮未有以對礪即托故歸于金陽關三年不行其服情制皆宜識者題之

馬全節為鄴都留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其白欄詣縣庭謂拜縣令沈邁逡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禮勿讓之也州里榮之

### 家法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傳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蓋夫閨門之內德範所出位在乎正治尚乎嚴故能致恭肅之美流敦睦之譽古之君子莫不先內治而後化於有政者也乃有禮同賓饋法如官司進止有常體貌無懈繇是少長咸叙孝

慈無篤茂元宗之德藹王家之訓聳人倫之瞻仰著方來之模楷非夫仁厚成性德儀居身者亦何為及是哉

冀缺晉人晉大夫曰季便舍冀野冀缺稱其妻饁之敬相待如

賓夫妻相敬如賓士會晉人家為大夫家治事

漢石奮孝景季年以上大夫光祿歸老於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諂讓為便坐便坐於使則之慶非正坐

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申申整肅之貌僮僕訢訢如也敬謹之貌

唯謹以謹敬為先帝特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帝前其執

喪哀戚甚執喪禮記曰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之奮家以孝謹聞乎郡

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足及質重也子慶出為齊相齊

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

不治無治罰

後漢李守通父也為王莽宗師鄉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

守通居家

與子孫尤謹閨門之內如官廷也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門閭教養子孫皆可以為

後世法禹位至大傅

樊重南陽湖陽人也性溫厚有法度二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

常若公家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有齊整雖遇

妻子若嚴君焉

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

位太中大夫

馮良字君卿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

表

仇覽初為蒲亭長後入太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

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

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之聲

陳紀字元方大丘長寔之子兄弟孝養閨門雍和後進之士皆

推墓其風位大鴻臚

司馬防歷官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

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所有

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

魏裴潛清潔守道每為牧守而父在京師出入簿軍車郡弟子

之田盧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敢上下相奉事有

似於石奮其儉家度自魏與火能及者



常林好學帶經耕鋤常自饋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位  
光祿大夫

曹純人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  
里咸以為龍位議郎叅司空軍事

吳劉基字正與繇之子也基遭多難嬰子因苦潛處味道不以  
為戚與郡弟居夜卧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  
不妄交游門無雜賓位祿勲

晉何曾性至孝閨門肅整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  
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  
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位太傅  
庾亮風俗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為妻

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

太初玄字長文

安西將軍

孫盛性方嚴有執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位祕書監

宋謝引微從叔峻以為嗣事係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  
宗兩姑晨夕贍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說位右衛將軍

南齊王延之為右光祿大夫敬陵王師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  
雖節氣問訊皆先尅日子倫之見見子亦然

劉璉為武陵王華征虜將軍璉兄璉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答  
方下床著衣立然後應璉問其父璉曰尚策帶未敬其立操如  
此

梁劉潛奉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定諮嫂與妻子朝夕供事未  
嘗失禮時人稱之位祿章內史

范雲為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礼家事必先諮而後行  
陳王瑒為左僕射兄弟三十餘人居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  
近親敦誘諸弟並稟其規訓

後魏李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言由書記  
皆合典則為北州所稱美

崔浩母盧氏謹孫也浩著食經叙曰餘自及長耳目聞見諸母  
諸故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祀祭雖力功  
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為昔遭喪亂飢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  
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文先妣慮久廢志後生無知見而  
少不習業書乃占援為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辨強記皆  
此類也位撫軍上將軍

楊椿弟津孝友大至兄弟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  
常欲為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椿子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欽美  
馬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  
澗兄弟及椿昆季當世莫逮焉椿位太保

盧度世子淵和等父母亡後百口同居親從昆弟常旦省諸父  
出坐別室至暮乃入廟府之外不妄交游其相率以礼如此  
許詢字伯礼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書李神儁  
常稱其家風

宋推字李預性清嚴治家如官府

鄭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為  
時人所稱美辛少雍為給事中性厚仁有禮義門內之為法時



所重少雍卒妻王氏有德義與其從子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人無間言士大夫以此稱美

崔挺子孝芬孝晞兄弟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痛絕內蔬食容貌擯瘠見者傷之孝晞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礼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旦恭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芬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旣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清出入啓謹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四時分資李白裁之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即如同氣焉挺弟振字延相少有學行亦居家孝友為宗族所稱挺位北海王詳司馬

北齊高隆之為太保錄尚書寡婦為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甚以此稱之

崔俊為侍中俊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為時所稱位東交州刺史

羊烈家傳素業閨門脩飾為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為尼咸存戒行位驃騎

將軍

後周李和為柱國大將軍和立身剛簡老而愈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

裴俠撰九世伯祖真侯潛傳還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者咸付一通

柳靖河東解人也為廣德郡守隋文帝受禪遂退居鄉里閉門自守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庭下靖然後見之最以禮法鄉里亦暮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廣德知也

隋柳敏有高名好禮篤孝治家如官位太子太保

崔引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播楚閨門整肅為當時所稱位檢校太府卿

唐李勣為司空閨門之內若嚴君焉位太子太師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汚之子家以清儉禮法為士流敬慕位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晟封西平王理家以嚴稱諸子姪非晨昏不得謁見言不及

公事視王氏甥如己子嘗正歲崔氏女歸省未及階晟却之曰爾有家况姑在堂三當奉酒供以待賓客遂不視而遣還家其達禮敦教如此

郭曜尚父汾陽王子儀長子曜性孝友廉謹子儀出征居外曜當留治其家少長千人各得其所位太子少保

穆寧子贊與弟箕員賞皆以家行人才為縉紳所仰贊官達文母尚無恙家法清嚴贊兄弟奉指使笞責如僮僕贊最洋謹至今言家法者以穆寧為嚴訓之家寧位祕書監

晉張仁愿兄仁頰善治家勤而直且約婦女衣不曳地什物多歷年數如新市焉位大理卿

周裴羽為左常侍性謙恭靜守居家嚴肅累將命於四方不渝



所獲項在洛邑其憐未嘗聞一日誼諱故終身無玷時論多之  
鄭受益唐相餘慶之孫曾也餘慶生漸生從諫兩為太原節度  
使再登相位從諫兄處誨為汴州節度使家襲清儉深有士風  
中朝禮法以鄭氏為甲處誨生受益受益亦以文學致身累歷  
臺閣

### 矜嚴

容止可觀傳記孝熙之德威儀不忒詩稱愷悌之風若君子佩  
服前訓淑慎厥躬方正積中而端莊發外風範詳雅而進退矜  
嚴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動有常度識視而不差居無惰容造次  
而罔失雖處闇而整抑在野而益嚴正色詳言對妻子而無  
覈問居燕處聞雷雨而必變遠暴慢於朋友化真厚於閭門足

以儀表縉紳鎮靜雅俗仲尼云整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其是之謂乎

漢董仲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孝士皆尊師之後為膠西王相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為郡文學武帝未直指使者暴勝之至

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其劍古長劍首以伍

刻木作山形刻似蓮花初生木佩環玦帶玉環又襖衣博帶襖

數令大劍木首其狀以七襖也言着襖大之盛服至門上謁上謁若門下欲使解劍不

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使曰勝之勝之開

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履不着

躡謂納履未正史之而行其處也後為京兆尹

霍光為大將軍封博陸侯為人沈靜詳審每出人下殿門進止

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視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

後漢李忠祐以父任為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礼脩整稱

王莽時為新屬博長王莽改信群國日新博都尉屬長也郡中咸敬信之

侯霸字君房為太子舍人矜嚴有威容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礼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

自修整又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終太中大夫

朱暉性矜嚴進止必以礼諸儒稱其高位至書令

徐防明帝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體貌矜嚴占對可觀帝異之

刁韞為東海相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情容焉

魏郎為尚書被黨議免歸家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情

容

鄧訓雖寬中容衆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

嘗賜席接以温色後為護羌校

朱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為郡

督郵

袁安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郡功曹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

皆夷踞相對夫平也踞蹲也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

與共言

侯瑾郭煌人也常以禮自牧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

公車有道徵並稱並不到

司馬防性質直方雖燕居宴處威儀不忒仕至騎都尉



魏崔瓌為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  
王郎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位至司空  
吳呂範為揚州牧好威儀州民和睦遜全宗及貴公子皆脩敬  
虔肅不敢輕脫

晉和嶠字長與少有風格慕舅夏侯去之為人厚自崇重有盛  
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位至太子太傅

王劭字敬倫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敬習未嘗見其情替之容  
桓溫甚器之終吳國內史

孫晷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幽閨之中容止  
瞻望未嘗傾邪微辟皆不就

庾亮字元規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豫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  
其情容

何敬容為太子中庶子性莊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  
止出入

後梁柳洋河解人少有文學以禮度自居與王暕俱以風範方  
正為當時所重位至吏部尚書

陳肅引字林休方正有器局望之儼然雖造次之間必由法度  
釋褐著作郎

顏野王少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固辭失色觀者貌役不能言  
及其勵精履行皆人所莫及位終光祿卿

後魏封軌善自脩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獨  
如此軌聞笑曰吾聞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

然後為賢言者慙退位至征虜將軍

常爽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後為宣威將軍

裴粲為洪農太守免官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

北齊崔瞻字彥通清河東武城人聰明強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凝然言不妄發年十五刺史高署主簿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性弘裕有威重身長六尺容止可觀雖昵友密友朝夕遊處莫不加敬位至堆州刺史

趙將有彥深有七子將最知名沈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妻子

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造之

宋謝弘微性嚴整舉止必脩禮度婢妾之前不妄言笑由吳尊卑大小敬之若神位至侍中

王敬弘形狀矩小而生起端方桓玄謂之彈碁八執位至左光祿大夫

王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嘗神後位於都尉孔顛為安陸王冠軍長史又轉府轉後軍長史凡二府長史典籤談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

顏峻為吏部尚書容貌嚴毅

謝方明初為高祖主簿性嚴恪雖處閭室未嘗有惰容無他技能自然有雅韻



沆藹畢之子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默及帶及伏誅  
袁粲字景情峻於儀範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梁僕射張稷曰  
位至司徒侍中

南齊江軻方伯倫真嚴有孝行宗人江槩位至侍中性豪侈唯  
見軻則敬挹馬

王思遠立身簡潔明帝季敬性甚豪縝使詣思遠今見禮度都  
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三思遠終日安坐不妄笑簪帽衣領無  
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  
笑卿宰便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思遠位至侍中

梁沆岫恭敬嚴格進止以禮位至金紫光祿大夫

王茂為中權將軍居處方正在衣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

亦未嘗怠惰終日儼然位為散騎常侍

後周長孫紹遠魏大師雅之子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明儕  
莫敢褻狎位至少司空

唐瑾為司空中大夫兼內史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假常著  
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烈風雖間夜宴寢必起帶冠端笏危坐  
長孫合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格神彩嚴奧雖在私室終日嚴  
然惟不妄友非莫固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及為衣行臺  
尚書兼相府司馬當與群公侍坐於太祖父退太祖謂左右此  
公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其所失後為荊州總管嘗詣  
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  
公勤至皆此類也

裴邃河東聞喜人性方嚴為州里所推挹為從事中郎  
情令孤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  
所交結必一時名士起家吏部上士

唐李嵩為太常卿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風儀秀整所歷皆以  
威重見稱

常陟自幼風標整峻獨立不群位至吏部尚書

常斌早修整尚文藝容止嚴厲有大臣體位太常少卿

鄭珣瑜河南尹迎送使皆有常處吏窺三五步

崔郾質偉秀神情雅重人望愛之終不可洽不知者以為自  
高簡居靜默耳終於浙西觀察使

令狐楚威儀嚴整望之答不可犯性寬愛厚重而門無雜賓嘗  
與從事醮語方酣有非類偶至因立命徹去筵席毅形語色故  
累居重任真正之稱如初

梁趙凝為襄州節度使年貌甚偉好自修儉每整衣冠必使人  
持巨鑑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有塵即令侍妓持紅  
拂以拂之人有誤犯其家諱者往往遭其槓楚其方嚴也如是  
後唐趙光逢風神秀異從徹者着動守規檢見者肅然議者器  
之自為玉界尺位至司空平章事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五

總錄部四十五

先見一

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先覺之而誰也孔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蓋識在機先知周物表見於未萌明於未兆達於事變知微知彰道生之耳目真賢人之高迹也辨興亡明理亂知進退定禍福立身行道以御于家邦不臻斯理未盡善也是故入境知化入國知政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觀其容而辨其心聽其音而審其變烏巢高而舊屋大識其政恭要我飲而樂方作知彼誠哀謂彼而將戎覩超棄而必敗先見之明皆斯類也

